



闲情偶寄

上海书店出版社

《论语》选萃·散文卷

闲情偶寄

本社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程 钢

《论语》选萃·散文卷

闲 情 偶 寄

本社 编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市亭林印刷厂印订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0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 7-80622-183-2/I·69

定价:11.50 元

出版说明

在旧中国林林总总的文艺刊物中，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论语》杂志，曾以相对长寿和畅销而引人注目。

《论语》半月刊始创于 1932 年 9 月，每月 1 日、16 日出版，到 1937 年 8 月因全面抗战爆发停刊为止，连续出刊 117 期。抗战胜利后，又于 1946 年 12 月复刊，到 1949 年 5 月终刊，续成 177 期。这份始迄相继近 17 年的杂志，先后由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林达祖、李青崖、邵洵美主持笔阵，并约集有刘半农、老舍、俞平伯、徐讦、许钦文、丰子恺、何容、老向（王向辰）等众多文坛名人经常为之撰稿，从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鲁迅先生也在《论语》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且为其创刊一周年的纪念号写了题为《论语一年》的专题文章，然而又不以它提倡“幽默”的办刊宗旨为然。因为他认为，“幽默”在专制条件下的中国是不会有，“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论语一年》）

其实，在这方面对鲁迅相知较深的曹聚仁先生亦有一番庶可为此论发微的见解。他以为，“幽默”并不是独养儿子，尚有几个兄

弟——讽刺、俏皮、滑稽，性情稍有不同，面貌极其相似，总之使你看了发笑就是了。而《论语》问世时的中国，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也是文化界承受极大的压力、在摸索中奋斗的最苦闷的时期。正如约翰·穆勒所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讽刺的笔调，乃得广泛流行。《论语》的“半月大事记”专栏，有相当部分内容就是类似匕首式的冷嘲，使当局看了哭笑不得的（《论语与幽默》）。可知《论语》“在这种礼制之下‘倡导’幽默”，既有为其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一面，但也不乏批判锋芒的显露，诸如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国策的冷讽热嘲，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象多所批判，亦构成讽刺的一翼。抗战胜利后复刊的《论语》，虽然益加流入俏皮、油滑，但于针砭时弊的传统仍有所承袭，比如对伪国大丑剧的挖苦，对所谓金融改革的抨击等，也还可观。当然，其总体倾向，毕竟是同与现实斗争相联系的新文学主流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同具有一定讽刺时弊的社会功能相比，《论语》半月刊在现代中国文坛上的文学价值，也值得重视。该刊的部分编者和作者，原先都是《语丝》周刊的同人或撰稿者，业已在一段时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对社会人生采取讽刺批评的态度，但又比较注重风趣的文章风格，即所谓“语丝体”或“语丝派”。这种随笔体散文在后来大致沿着两种倾向发展，一途升华为左翼文学的战斗性小品文，一途演绎为暗寓讥刺于诙谐俏皮中的幽默小品，或富有谐趣的散文杂感、游记短论一类，即所谓“论语派”。其生成原因，当然与作者对现实斗争有意无意地回避有联系，但对于一种独立文体的确立、一种情感传染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形成，无疑发生过重要影响。此外，《论语》杂志在介绍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发掘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亦可资借鉴。

上述种种，正是我们今天将一部分始刊于《论语》而至今尚有内容上、文笔上参考价值，且已近湮没无闻的作品给予编选以饕餮

者的主要目的与意义所在。编选的凡例大致为：

一、凡已有专集行世的名家作品，由于读者比较容易接触到，所以尽量少选或径不选。

二、除极少数作品因体例需要略作技术性处理外，一般保持始刊时的原貌，包括所署笔名也不予更动，以求存真。

三、按题材与文体相结合的方式，把入选作品区分为小说卷、散文卷、随笔卷、韵文卷、杂文卷、小品卷、谐文卷、特写卷、札记卷、译文卷等 10 个专集，俾得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口味。由于个别作品内容上的多样性及文体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将它们结集为篇幅大致相等的分册时，归类未必可称适当，尚祈读者谅解。

四、每一分册内文章的次序，基本按内容与文体再加细分。为了醒目起见，在个别分册的目录上，我们添加了分类标目。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名家名作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和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存在，将它们按原样影印是一种重要的介绍方式，现在读者所见到的“《论语》选萃”则是我们近年尝试的另一种介绍方式。对此我们的经验还不足，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教为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 6 月

目 录

春日随笔	张露薇(1)
赋得早春	平 伯(6)
春	李之谟(9)
春假纪游	霖 君(17)
钓台的春画	郁达夫(19)
雨花台上看风筝	姚 颖(26)
元旦挤车记	岳 博(29)
人日游草堂	海 戈(33)
夜游妙峰	俞平伯(37)
朱佩弦兄遗念	俞平伯(39)
黄霉人旅行记	常海臣(42)
兰溪巡礼记	老 黄(46)
避暑	老 于(49)
暑天漫话	姜贤弼(53)
且莫说怕过夏天	陈叔华(56)
来京记	储安平(63)

沈阳消夏录·····	春 风(67)
牯岭,避暑乎! 趋炎乎! ·····	抱 一(71)
游杭再记·····	语 堂(74)
慈慧殿三号·····	孟 实(78)
旅行述常·····	六 凡(83)
谈公园·····	茂 修(86)
说旅馆·····	华 五(91)
谈洋车·····	李子温(96)
车船店脚衙·····	杨庆瑞(99)
欢乐·····	甘永柏(103)
说浪漫·····	王石逸(106)
一页哲学家的日记·····	依 依(109)
寂寞·····	甘祠森(111)
雨·····	钱仁康(114)
五世同堂的金字匾额·····	孙福熙(118)
风雨闭门·····	谢 紫(121)
我的癖好·····	赵景深(123)
我之癖好·····	胡让之(127)
旅行与藏书·····	顾仲彝(130)
嗜糖之乐·····	汪调然(133)
并无怪癖的癖好·····	味 橄(135)
买书的癖好·····	徐蔚南(139)
按图索骥话癖好·····	吴直九(144)
梦话·····	罗 浮(150)
损者三友——剪贴、胡琴、辩论·····	应俳村(154)
玩·····	林 庚(156)
借书·····	失 名(160)
闲谈·····	子 君(163)

我的旅行·····	曾 逸(165)
谈钓鱼·····	伯 上(169)
种花记·····	靖 华(172)
谈狗·····	吴漱予(175)
谈狗·····	江寄萍(179)
缺犬残猫·····	伯 上(182)
猫狗·····	大 灾(186)
谈蚯蚓·····	伯 上(189)
谈灵感·····	罗念生(191)
读画史·····	丰子恺(194)
漫画论·····	无 朋(197)
论骂人文章·····	知 堂(200)
□□××颂·····	克 诺(204)
论文言文的好处·····	徐 诤(208)
说翻译和创作之类·····	郁达夫(214)
旧剧革命·····	邵洵美(217)
论睡眠·····	徐 诤(219)
谈睡眠·····	邵洵美(223)
论昼寝·····	春 风(227)
我的三懒·····	山东人(231)
说早起·····	山东人(234)
赋得睡·····	施蛰存(236)
午睡·····	味 橄(240)
睡近死·····	立 西(243)
失眠·····	应悱村(247)
言梦·····	甘永柏(251)
无眠爱夜·····	俞平伯(254)
读《牡丹亭》·····	江寄萍(257)

论幽默.....	周谷城(260)
上海与天才.....	青 崖(266)

春日随笔

张露薇

一、书 春

偶然翻开自己前二年的日记本子，读到这样的几句：“自然并不爱人，人是太爱自然了。假若心里快活，愈觉得自然可爱了。一草一木都是我的朋友，星眸月色都是我的情人。想到爱自己的人，羞！”

这使我怀念着春，使我眷恋着初春的芳信。

从前，我也偶然的过过好春光，也偶然的如鬼才李长吉骑在驴背上吟咏，或在昆明湖的碧波上飘荡，把心怀趁着风送上云天，像纸鸢割断了拉线。

但，这其间，我心里还怀着石头般沉重的苦闷，不曾把轻舟荡得多远，便买了归棹。我忘不了，正如我忘不了我心里所想念的人儿一样，我还有在肚里呼唤的生活。这生活呼唤着我，也许呼唤着许多人，说：不准游春！

可是，如果生活是我的太太，紧拉着我的尾巴，那春天就好像

是我情人，使我在梦寐里都不住怀念。太太越喊我买米，越喊我做衣服，我却越走入糊糊涂涂的梦乡，任撕坏了衣襟，拧坏了脸，也不让我退却一步，转回头去。

但是，我爱的人，在最终，不是诱而是拒。她虽然没有杨贵妃的罗袜一样的生寒，却也许是从什么广寒宫来，不曾向谁说：“哥哥我爱您！”

“自然并不爱人，人是太爱自然了。”

你总会记得有这么一首诗：“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菊酒，冬吟白雪诗。”这正表现着人之爱自然，尤其表现着中国诗人们盲目地爱着自然。中国诗人歌颂完了太真的罗袜，再歌颂官娘的小脚，拿句流行的《文艺描写辞典》可以选用的语句说，中国几千百年的文化，多半是捧臭脚的文化。

捧臭脚不但是中国的文化，也是西洋的文化，骑士文学不用说，你在诗里不常见希腊的和埃及美人的玉脚酥胸么？

对于自然，中国人多半是直感，形成不了神秘，是因为不多思。上边所引诗的作者，一定是被生活解放出来了吧？不然，为什么那样的泄气呢？

爱春，爱春因而恼春。不爱不恼，不恼不成诗。歌颂春的诗人，一定要怀着勾引女人的私心，也不知是女人没把诗人看在眼里，也不知是诗人们不会勾引女人（自然司马相如的手段是例外的），于是因恋不到女人，而不得不赋上几阕“春闺”或“春闺怨”以解嘲。连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也得歌咏春闺解恨，十岁八岁的小诗人也不能不哼呀着寡妇以愁春了。

病态的歌咏，病态的诗人，弄出个病态的春！

春不是病的，春是健康的。我愿人人在春天逃学，我不愿人人在屋里蹲着写诗。在春天写诗的人，多半是脑子不健全的人，至少说，是染了传染病的人。

传染病传染了的人们，请不要侮辱了春。假若还须“茶话”，加

上个△专家张资平吧。要不然，也得闷在屋做诗词，来个“打麻将，管他娘”，不连自己也“解放”了吗？又岂止懒得摸女人的屁股？呜呼！

好像在旧年大街上满摆着“书春”的摊子的时候，我趁酒兴在雪白的石灰墙上大书：“不因酒肉寻知己，那管成败论英雄。”这样几个字，至今还残留着遗迹，开罪过朋友。

如今春又来，我不该学李金发、戴望舒之流仿一句法国诗，来个：“吁，女人的酥胸上溜着的春哟！”哈哈。

二、春天看女人

——戏长之

过了老牌的年（老牌者，即非花旗牌，又非太阳牌，而是古代的神洲牌，而今之康德牌），本就离着春不到半里地远。经“雨水”，过“惊蛰”，转眼就到了“春分”了。这“春分”，就走桃花运，杨柳枝梢给送来了信息，女人的毛皮脱去了一层。

这春，叫醒了你，可不曾摘下你的眼镜。你看不清人间多得了几分欢乐，看不清女人的脸蛋儿上多增了多少红晕，看不清谁向谁斗角钩心，只俯在桌上消耗你的稿纸，在墨水里泅游，在书堆里勾留，忘记了女人的美，女人美在春天！

看女人，许是艺术的鉴赏。讲女人，许是艺术的批评。到春天，扩大了鉴赏和批评，笑着脸的，张着嘴的，歪戴帽的，斜瞪眼的，市场里，公园里，北海里，一堆一堆的批评家，寻找自己喜好的作品，不但心悦，亦有些悠悠然向往的吧。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话是说，一个人单调看女人只好发呆，两个人看便互相妒忌，等到有三个人看，你不出声，就准有出声批评的了。这不是“师”是什么？孔老夫子不愧为圣人，看女人也没忘了尧舜。

女人也许带着天赐与的一种美，不仅带着一种形体美，而更带形态美。假若你羡慕着她的窈窕的身体、醉人的笑涡，她会瞟你一眼，再羞羞地低下头，寻思着迷人的春梦。你因此而更沉醉了，到春夜会瞧着床边的月影，展开了脑子里印象的画幅。对 Mona Lisa 的微笑或 Venus 的美容，就更加一层深深的了解吧。

好像是朱佩弦先生在他的《背影》里说过，他“看女人十六年于兹矣”（也许记错），而看女人时，由他的经验说，得不叫被看的女人知道。这许是怕失掉了一种自然的美，不过，我总以为这是朱先生好红脸的缘故。怕是女人一知道，他便不好意思再瞅。

我喜欢看女人，被看者不发觉时我看，发觉时我更看，看她到底出什么样儿。也许因为我现在喜欢写小说，总愿意从她们的表面看到她们的心，甚至看出她们的职业和生活。往往这是困难，可是这是自己的脾气。

女人不发觉被人家注意看的时候，是原形，是自然的艺术品；待发觉被人看的时候，准会换另一种形态，表现一种反作用，这是手术，是人工的艺术品。假若只爱自然的而不爱人工的，那更不够批评者的资格了。

女人和春天不能分开，别忘掉了女人是给春天预备的。假若你会反诘：“女人到底是给春天预备的呢，还是春天给女人预备的呢？”这正如“先有小鸡，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一样，只好让哲学家们去解决去吧。但哲学家决不适宜于春天，哲学是冬天围着炉子没有事情买点花生闲谈的东西。假若没花生米，便只好自己思索了。

看女人，为什么到春天却戴上了眼镜？

你不是想从眼镜里搜获青春的脸儿么？

放下纸笔，摘下眼镜，趁好时光不得不到市场、公园一溜也。怎见得？有词为证：

女人，女人，

笑脸相逢便问。
天生丽质有缘，
近瞧何如远看？
看好，看好，
莫等白头到老。

三月六日夜，一九三四
长之《论女人和美》，见三十六期

赋得早春(为清华年刊作)

平 伯

“有闲即赋得”，名言也，应制，赋得之一体耳。顷有小闲，虽非三个，拈得早春作成截搭，既勾文债，又以点缀节序排遣有涯，岂非一箭双雕乎？

去冬蒙上海某书局赏给一字之题曰“冬”，并申明专为青年们预备的，——啊呀，了不得！原封原件恭谨地璧还了。听说友人中并有接到别的字的，揣书局老板之意，岂将把我配成四季花名，梅兰竹菊乎？

今既无意于《梅兰》，“冬”决计是不写的了。冬天除掉干烤以外，——又不会溜冰，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节过雨水，虽窗前仍然是残雪，室中依备有洋炉，再说冬天，不时髦。

六年前的二月缀小文名曰《春来》，现在只记得开头一引语“假使冬天来了，春天还能远吗？”然则风霜花鸟互为因缘，四序如环，浮生一往。打开窗子说，春只是春，秋只是秋，悲伤作啥呢？

“今天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研，东风有讯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闲雅出之，而弦外微音动，惆怅。过了新年，人人就都得着一种温柔秘密的消息，也不知说

那儿得着的，要它为它出来，也怕不容易吧。

“饭店门前摆粥摊。”前数年始来清华园，作客于西院友家。其时迤西一带尚少西洋中古式的建筑物，一望夷旷，愜于行散，虽疏林衰草，淡日小风，而春绪蕴藉，可人心目，于是不觉感伤起来：

骀荡风回枯树林，疏烟微日隔遥岑。

暮怀欲兴沉沉下，知负春前烂熳心。

这又是一年，在北京东城，庭院积雪已久，渐渐只剩靠北窗下的一点点了，有《浣溪沙》之作：

昨夜风恬梦不惊，今朝初日上帘旌，半庭残雪映微明。

渐觉敝裘堪暖客，却着寒鸟又呼晴，匆匆春意隔年生。

移居清华后，门外石桥日日经由，等闲视之。有一个早春之晨去等“博士”而“博士”不来，闲步小河北岸，作词道：

桥头书日经行地，桥前便是东流水，初日翠连漪，溶溶去不回。春来依旧矣，春去知何似。花草总芳菲，空枝闻鸟啼。

文士叹老嗟卑，其根柢殆如姑娘们之爱胭脂花粉，同属天长而地久，何时可以“奥伏”，总该在大时代到了之后乎，也难说。就算一来了就“奥伏”，那么还没有来自自然不会“奥伏”的，不待言。这简直近乎命定。寻行数墨地检查自己，与昨日之我又有什么不同呢？往好里说，感伤的调子似乎已在那边减退了——不，不会加多起来，这大概就是中年以来第二件成绩了。

不大懂人事的小孩子，在成人的眼中自另有一种看法：是爱惜？感慨惆怅？都不对！简直是痛苦。如果他能够忠实地表示这难表示的痛苦，也许碰巧可以做出很像样的作品的。但说他的感觉就是那孩子自己的呢，谁信，问他自己肯不肯信？

把这“早春”移住人世间的一切，那叫做“前夜”。记得儿时，姊姊嫁后初归，那时正是大热，我在床上直欢喜得睡不着。今日已如隔世，憧憬欢欣大约也同似水的流年是一样的吧。